

# 天砚

TIAN YAN

天砚

范小青

长篇小说系列

FAN XIAO Q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天砚

TIAN YAN

范小青

长篇小说系列

FAN XIAO Q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砚/范小青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范小青长篇小说系列)

ISBN 978-7-02-010992-0

I. ①天… II. ①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0555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印制 史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210千字

开本 68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8.25 插页3

印数 1—5000

版次 2016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0992-0

定价 3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如果马乐始终没有机会到地脉岛去，他就有可能永远也不知道爷爷的底细，或者说他永远就会把由许多人共同伪造编纂的爷爷的经历信以为真。

可是偏巧让马乐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偏巧马乐跑到太湖中心的这个很小的孤岛上去了，所以爷爷的底细就真相大白。

爷爷的底细真相大白，对于马乐来说是不是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呢？好像没有。唯一的意义就是使马乐明白，他的根是在太湖中的一个孤岛上而不是在对面的一个半岛上，这算不了什么。但是了解爷爷的底细，对马乐来说毕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当然，马乐最初的感觉不是兴奋而是气恼，是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然后他却笑起来，他觉得事情有点滑稽。

马乐是为了一个案子到地脉岛去的，而事实上爷爷的底细和这个案件是完全不相干的两回事。

这是一桩由兄弟单位转过来的案件。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福建省某市公安局在侦破一桩人命案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杀人案件是几个走私犯之间因为分赃不均斗殴引起的。根据已经

缉拿归案的罪犯的交代以及其他线索,在杀人一事之外,又提供了以下情况:这个走私团伙向外走私的途径主要是海上渔船的交易,而不是走海关进出口,走私的文物、古董,有相当数量的货是由吴长根提供的,吴长根是两个被害者之一。根据回忆,死者生前曾多次吹嘘,他的货是从江浙沪一带农村中低价收购来的,据说吴本人便是当地农民。

这里就有疑点,江浙沪一带农村并非偏僻闭塞之地,民间至今还留有相当数量的古董,这样的说法是否可信?再则,江浙沪农村的农民无疑早已经被现代的风吹醒了脑筋,他们拱手把价值千金甚至价值连城的货三钱不值两钱地卖给吴长根,这样的说法同样值得怀疑;还有其他一些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比如据同案犯反映吴长根平时几乎整年待在福建,偶尔回家一次,时间必定不长,他的那些货,如果是在回家的短时间内弄到的,这就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还有内线,都是很有背景的。

进一步的调查结果,证实了两点:其一,吴长根系太湖地脉岛人氏;其二,太湖地脉岛是一块闭塞的孤地。

这两点虽然不能说明更重要的问题,但也足以使办案人员为之振奋。他们数次深入到地脉岛去,结果却一无所获。

这个进展不下去的案子就转到地脉岛所归属的这个城市的公安局。那边因为人命案已经结案,似乎不想再啃这块硬骨头,而这边可能觉得这块骨头并不硬,而且还是相当有肉的,所以一拍即合。

早就有迹象表明,有人在打地脉岛的主意。地脉岛上确实有货。过去湖匪曾把地脉岛当作赃窝,加之地脉岛上有不少大户人家,不可能没有些宝物散落在民间,况且地脉岛这许多年来,一直

是较为封闭的,只是在最近的一两年,才有人注意上这个小岛。

接下来就是领导向马乐交办这个案子。

二十七岁的马乐第一次独立办案。把这个案子交给马乐,是因为马乐比起别人来至少有两个以上的有利条件。

马乐毕业于一所警察学校,在毕业鉴定上,有这样一段话,认为毕业生马乐对于文物鉴赏有较强的能力。这就注定了马乐在今后漫长的侦查生涯中,少不了和走私犯打交道。为什么别人的鉴定上没有这样的话,偏偏马乐有这样的评语呢?这就很难弄明白了。因为据马乐和他的同学回忆,在校期间,包括实习期间,马乐并没有表现出这方面异常才能,也许班主任为了使四十几个学生的评语不至于单调重复而临时加上去的,或者,班主任希望他的每一个学生都具有某一方面的特长,这也是可能的。

反正这句评语现在就成了马乐办案的有利条件之一。

另一个条件是这样的,据说地脉岛的土话十分难懂,从地理位置上讲,地脉岛属吴语区无疑。在吴语区范围内,语言交流一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障碍,比如苏州人听无锡话,无锡人听常州话,常州人听上海话,上海人听宁波话,基本上都能听明白的。但问题是地脉岛从距离上讲在太湖中心,离半岛并不很遥远,但地脉岛的土话却是十分独特奇异的,一般吴方言区的人难以听懂,所以归入吴语区比较牵强,又很难确定应该属哪个方言区。这就说到马乐的有利条件。马乐的老家在与地脉岛相距七八里的南山半岛上,地脉岛上的人要出远门,第一站就是南山,所以时间长了,南山人对地脉岛古怪的土话便也略知一二,比如马乐的爷爷马顺昌在家里讲话,常常就会冒出几句地脉岛的土话来。

这是马乐的有利条件,这一点别人也无疑义。



所以马乐接了这个案子。

事情就是这样,很简单也很自然。

马乐在吃晚饭的时候,跟家里人说明天出发。他没有说到什么地方去,也没有人问他,吃过饭他就到单建平宿舍里去。单建平是派给马乐的助手,警校的应届毕业生,是马乐的师弟。马乐站在集体宿舍的走廊上,敲了半天门,单建平才来开,马乐看见宿舍里有一个姑娘。

单建平介绍说:“我的同学,同班的,分在省公安厅。”

马乐对她点点头,笑笑。

单建平接着又说:“她没有来过,明天想转一转园林。”

马乐说:“好吧,反正先去摸摸底,我一个人去也行。”

单建平和那个姑娘对视一眼。

马乐板了脸说:“不过你小子不要张扬,头儿知道了要叫我吃搁头的。”

单建平只是笑了一下,并没有表现出对他感激涕零甚至没有表现出一点感谢的样子。

归根结底单建平是不把这件案子放在眼里。单建平属于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甩得开的人,应该说马乐也是这一类的人,不过马乐因为参加工作时间比单建平长了几年,好像就变得有点沉重了。

这就开始进入正文。

正文开始的时候,马乐已经到了地脉岛。他是乘坐地脉岛村的班船上岛的,班船是一艘旧木船,船尾安个柴油机,通常称之为机动船。从前在太湖里经常发生翻船的事,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江南水乡这样的水网地区,船的利用率相当高,当然用船用得越多,翻船事故就越多,这样的推理听起来也无可非议,所以回过来

说地脉岛,常常有船在太湖中翻沉,似乎也不足为奇。传说有一次岛上拆了一座庙,几天之间连翻三船,这样的说法恐怕多少有一点心理因素和迷信色彩,连翻三船的事是有的,拆庙的事也是有的,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无疑和迷信有关。在早已经有了水泥船甚至又已经有了钢铁船的现在,仍然用一艘旧木船做班船,这就是迷信的结果。可以为这条旧木船编出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故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故事的主题应该是一致的:这条旧木船吉利。

班船的航行时间是这样的:第一天早上七点开船,如果风平浪静,一般在八点半到达对岸南山陆港码头,这时候进城办事的人正好赶上八点四十分开往城里的县郊班车。倘若遇上风大浪大的时候,班船就要提早半小时开。船到达陆港码头,就停在那里,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四点,启程回岛,出来办事情的人一两天之间该办的事都办了,该买的东西都买了,跟船回家,一切安排得十分合理方便,但问题是这种合理和方便仅仅是为岛民安排的。反过来,倘若有人要上岛办事或采购什么,这样的航行时间就变得十分不合理,并且不方便了。他们在第一天下午将近傍晚的时候才能到达小岛,而隔夜一大早班船就要开出来,这里边的空隙太短,时间过于紧凑。倘若跟下一班船出岛,就要停整整两天。当然,虽说这种不合理性显而易见,而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人提出是否把航班时间稍作调整或者其他什么建议,因为上岛办事的人毕竟很少。

这是深秋某月月初,马乐坐了班船上地脉岛,这一套航行时间他是事先详细了解过的,所以他在南山没有停留很长时间。马乐之所以没有告诉家里人包括爷爷他到什么地方出差,主要是怕爷爷要他到南山山湾里去看什么乡里乡亲。除了解航班时间外,为了工作方便,他还阅读了有关地脉岛的一些文字资料。文字资

料介绍,古书上说:地脉就在这座小岛下面。地脉岛上有一个洞穴,直潜水底,深不可测,并且无所不通。怎么个通法呢?据说是“东通王屋,西达峨眉,南接罗浮,北连岱岳”,所以号称地脉。

恐怕不会有人相信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几乎就是古代寓言式的。马乐也不会相信。也许在很古的时候,确实有过这样的洞穴,但是从很古的时候到现在,其中只要有一次小小的地震或者一次小小的海啸,地形就会改变,洞穴就会塌没。古代神话曾经说天上有十个太阳,现在不是只有一个嘛。

马乐是去破案子的,不是去考古,也不是去勘探,他对那种无稽之谈极不感兴趣。

在班船尾上的柴油机停止吼叫的时候,地脉岛就到了。马乐在看了一个多小时白茫茫的湖水之后,突然看到一片绿洲,精神为之一振。然后他看见小码头周围的橘树上长满了黄橘子。小码头上站了许多大人小孩,他们都朝他看,这一点在船上已经明白,因为这一趟班船带回来的只有马乐一个岛外人。

有几个人走过来从船老大手里接过一只大口袋,蹲在地上分邮件报纸,这肯定是各个村民组派来的人,这一点在船上也已经弄明白了。这种蹲在小码头分邮件的情形,引起了马乐的某种回忆,某种熟悉的情绪,他好像在什么地方也见到过类似的情景,其实是没有的。以马乐的年纪,不会有插队支边的经历。他高中毕业考入警校,警校毕业参加工作,事实就是这样。他不可能见到在某一个边远的偏僻的地区闭塞的农民等待外面信息的情景。

分完邮件报纸,其中有一个中年人就过来问马乐找谁,马乐听他们的话,并不难懂,甚至还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这无疑归功于爷爷。

马乐说：“我找村支部书记吴小弟。”

又问：“你是哪里的？”

马乐说：“我是县民政局的。”

他们就笑起来，看得出比较开心，也比较放松。马乐冒充民政局的，主意是县公安局的老王教唆的。马乐现在很感激老王。

中年人就问船老大：“小和尚呢？他昨天跟船出去的。”

船老大摸摸头，说：“哎呀，我倒忘记了，小和尚怎么没有回来呢？我是等到四点才走的。”

马乐又报出第二个名字：“叶炳春在不在？”叶应该是村上的治安委员。

几个人插嘴说：“叶炳春，跑单帮，不认得回转了。”

马乐有点失望，报出第三个名字：“马惠根。”

小码头上的人一齐笑起来，有人说：“马惠根坐月子。”

马乐说：“是女的？”

他们又哈哈大笑，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马乐有点尴尬，最先和他搭话的中年人说：“你先住下来再说吧，住村招待所。”他回头喊一个半大的孩子，“狗三，领他到三娘娘那里去。”再回头对马乐说，“你跟他去，吃啦住啦，房东会关照的，房东姓叶。”

马乐说：“你是村干部吧？”

旁边的人又笑，说：“他是外拆生意人。”

马乐不明白外拆生意人是什么意思。

叫狗三的小孩领着马乐到村招待所去。

所谓村招待所也就是岛民的一般私人房屋，多搭几张小床，这一点马乐是有思想准备的。

假如马乐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这时候他坐在农家的小床上，对着小油灯，听着窗外北风呼啸，很有可能触动灵感，写下一首好诗。假如马乐是一个贪图享受、及时行乐的现代青年，这时候他坐在农家的小床上，看着乌黑的帐子和被子，听着房东在土灶上煮饭，他也许会很沮丧，会后悔这一趟小岛之行。假如马乐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失恋的少女，这时候他坐在农家的小床上，孤零零地看着墙上挂着的农家的全家福照片，他大概会因为孤独忧伤而潸然泪下。可惜马乐不是，马乐是一个侦查员，这时候他坐在农家小床上，既没有很多的激情，也不至于多愁善感，他无疑在思考下一步的行动，也就是在村支部书记不在场的特殊情况下，他应该怎么办。

这时候女主人三娘娘走过来，捧了几个橘子，说：“先吃点橘子，晚饭马上就好。”

看马乐剥了橘子，三娘娘朝他笑笑，就出去了。三娘娘看上去四十出头，看得出来年纪轻的时候是个很漂亮的女人，现在仍然很有风韵。

后来晚饭弄好了，马乐到客堂一看，一张大圆桌，放了两菜一汤，都是小碗，一个炒青菜，一条巴掌大的鲫鱼，一碗韭菜蛋汤，放了一双筷子。

马乐问三娘娘：“你呢？”

三娘娘说：“这是你的，我们自己另外吃，是规矩。”

马乐自然要遵守规矩。

三娘娘站在旁边，看马乐吃，一边和他说话：“今天来不及买肉了。”

马乐就顺她的话题说：“你们这里买肉，去哪里买？”

三娘娘告诉他：“一般岛上隔几天总有人家杀猪，可以买一点，或者到南山去买。”

马乐指指碗里的鱼问：“这鱼是你们自己打的？”

三娘娘摇摇头，说：“买的，渔船上买的，我们岛上的人不捉鱼，不会捉的。”

到马乐吃完，三娘娘的家里仍然只有她一个人，马乐问：“你家里人呢，都不在？”

三娘娘点点头。

马乐又问：“你男人呢？”

三娘娘做了个手势。

马乐明白她的意思，说：“麻将。”

三娘娘吃饭的时候，马乐要出去转转。天已经完全黑了，什么也看不清，只知道到处是狗，马乐走了几步就被两只狗缠住了。马乐觉得扫兴，退回来。三娘娘说：“不要紧的，我们这里的狗不咬人。”

马乐笑起来，他并不是怕狗。

三娘娘也笑笑说：“真的，这个岛上是有仙气的，老鼠不吃谷，蛇不咬人的，我们老屋里有几条大蛇，养乖的，不吓人的。”

马乐又笑。

三娘娘说：“你不相信，我讲桩事情你听。有一回外面行过一只大船，装粮食的，碰上大风停到这里来，船上带过来一只黄鼠狼，短命黄鼠狼爬到岛上就昏头昏脑了，又逃到船上去，终究是不敢上来，你讲是不是仙气？”

马乐说：“是仙气。你们岛上一只黄鼠狼也没有？”

三娘娘说：“那自然，我们这里家家养兔子，长毛兔，从来没有

黄鼠狼拖的。”

马乐突然叹了口气，说：“你们的吴书记今天没有回来，我还要等两天。”

三娘娘没有说话，马乐看她好像有点异样，不过他没有很在意。

后来三娘娘问：“你找他什么事情？”

马乐说：“民政上的事，拥军优属的事情了解一下。”

三娘娘“哦”了一声，马乐试探她说：“吴长根你晓得吧？”

三娘娘听了这个名字，果然愣了一下，说：“他死了，你问他干什么？”

马乐说：“他不是当过兵吗？”

三娘娘不动声色地“嗯”了一声，但是马乐却看出来，她开始起疑心。她究竟为什么起疑心，是不是她或者她家里的人和吴长根有什么关系，或者有什么亲属关系，或者有仇，也是可能的。

马乐就犯了一个小错误。他因为兴趣来了，并没有很在意三娘娘的态度，也没有考虑过三娘娘应该是怎样的一种人。他继续试探她，问她知道不知道吴长根是怎么死的，是什么原因死的。

当然马乐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过失，他从三娘娘急剧变色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失，他意识到自己犯了急躁病。到这时候他才想起老奸巨猾的头儿关照他的话。

让三娘娘提高了警惕，就是马乐暴露自己的开始，当然马乐并不是搞地下斗争，暴露真实身份也不至于惹来杀身之祸牢狱之灾，无非给侦破工作增加一点难度罢了。马乐还年轻，第一次独立办案，应该允许他犯一点错误，这样他才会比较快地成熟起来。

马乐的过失导致的第一个结果是三娘娘急急忙忙地出去了。

三娘娘出去以后,进来一个年轻人,马乐认识,全家福照片上有他。他是三娘娘的第二个儿子,三娘娘告诉过马乐他叫坤林。

坤林看见马乐一个人坐在他家里,也不问是什么人,做什么的,只是很随便地点点头,自顾到灶屋盛了饭吃,这至少说明三娘娘家确实具有了招待所的性质,因为和小码头上的人集中注意力看他的情形相比,坤林就是见过世面的了。

马乐和他搭讪,说:“忙啊?”

坤林说:“不忙。”

马乐看他很诚恳很实在的样子,又忍不住要问他什么,这时候三娘娘和她的男人一起回来了。

三娘娘是个偏高的女人,她的男人却是又矮又小,面黄肌瘦。这个委顿的男人一进门就对三娘娘发号施令:“你这个女人,泡杯茶给马同志吃。”

三娘娘去泡了茶来,就和坤林一起退出去,这无疑意味着这个男人家里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使马乐心中突然很有感触,这大概就是“夫权”,在城市里几乎灭绝。

三娘娘男人自我介绍:“我叫叶炳南。”

马乐说:“哦,你和叶炳春是兄弟?”

叶炳南说:“不是。”

马乐说:“差一个字。”

叶炳南笑起来,说:“我们岛上,同名同姓也很多呢。比如叶炳南就有三个,比如吴小弟有四个。”

马乐也笑,说:“怎么搞得清?”

叶炳南说:“搞得清,都有绰号,比如书记吴小弟,叫起来就叫小和尚吴小弟,后山的吴小弟,叫杀坯吴小弟。”



马乐问：“你呢，你叫什么？”

叶炳南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叫干瘪枣叶炳南。”

马乐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个绰号真是形象得很。

乱扯了几句，叶炳南就问：“马同志，听说你是来调查吴长根的事情？”

问得直截了当，马乐承认也不好，不承认也不好，只好含糊糊糊地“嗯”了一声。

叶炳南说：“其实我们和吴长根无仇无怨，无亲无故，不搭界的。不过，我这个人就是爱多管闲事，你住到我屋里，我总归要关照点的，你倘若相信我，我就劝你一句，吴长根的事情你不要去问，问不出名堂的。上次来了个公安局的，南边来的，也是来弄吴长根事情的，我也跟他讲，他不相信，结果呢？你是民政上的人，你又不靠吴长根的事情吃饭。”

马乐问：“吴长根的事情为什么弄不清爽？”

叶炳南说：“这种事情不是三句两句讲得明白的，里边根根底底的事情，你们外面人也不要听，听了又没有什么用场。”

当然，马乐也明白这种所谓根根底底的事情，什么地方都有，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侦破任务，他确实是不想听，但问题是这些根根底底的事情中，也许就有吴长根走私案的蛛丝马迹甚至重大线索呢。

一方面马乐很想听，一方面叶炳南不肯讲，所以马乐就要采取声东击西、诱其上当的办法。

马乐说：“你们村里，姓叶的和姓吴的很多，对吧？”

马乐曾经从一些书中获取过这样的印象和间接经验，家族矛盾，常常是一系列矛盾的关键。